

本書

精裝

本已暢銷

150

萬冊

社會大學 9



學歷無用，實力至上



羅勃·傅剛 原著
卓惇慧 譯

獨家取得翻譯授權
蟬聯全美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

平凡事物中的不凡思想

生命中不可錯過的智慧(二)

685371

蓬合書室

B 821
923

社會大學 9

平凡事物中 的不凡思想

■ 羅勃·傅剛原著 卓惇慧譯



90086769



方 智 出 版 社



©方智出版公司 1990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「社會大學9」

平凡事物中的不凡思想

定價 120 元

原 著——羅勃·傅剛 (Robert Fulghum)

譯 者——卓惇慧

版權代理——大蘋果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呂光東博士

校 對——許大維、宋晚穎、陳曆莉

發行人——向美容

出版者——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社 長——曹又方

監 製——林永潔

編輯部——仙枝·王寶珠·周惠貞

美術編輯——黃昭文

發行部——黃國興·簡博裏·徐德珍

財務部——簡玲觀·江麗英

社 址——台北市安和路87巷22號2F

電 話——七〇三〇二〇六

郵撥帳號——一三六三三〇八一 方智出版社

排 版——顯灝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永裕印刷廠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第四三六一號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初版

ISBN 957-9685-27-4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IT WAS ON FIRE WHEN I LAY DOWN

Copyright© 1990 by Robert Fulghum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% Villard Books, New York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學歷無用，實力至上

在這裏，沒有人在乎你有沒有顯赫的學歷掛在牆上，沒有人在意你從那裏來，什麼樣的出身。

在社會大學裏，學歷無用，實力至上。

而實力是一點一滴，慢慢累積起來的，「社會大學系列」提供你累積實力的參考書。

祝你成功！

序

小報上刊載了一則消息，輕描淡寫地報導了小鎮消防隊前往救火的情形。當時，濃煙正從房子樓上的窗口內不斷地湧出。消防人員破門而入，發現有人躺在一張冒著煙的床上。人被救了出來，床墊的火也被澆熄之後，緊接著便是那個人人都會問的問題：

「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我躺下時，床就已著火了。」

這個故事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心理衝擊。它讓我想起我的日記中所抄錄的一句話，那是某本書的題詞：“*Quid rides? Mutato nomine, de te fabula narratur.*”拉

丁文。語出賀瑞斯的作品，可翻譯成：「你爲什麼還笑呢？只要改個名字，這個故事說的正是你啊！」

我躺下時，床就已著火了！

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可以把那句話刻在我們的墓碑上，一生的寫照盡在一句話中。我到處找麻煩，一旦發現了，便立刻投身而入，而且情況一次比一次糟。第一次還可以說是鬼迷了心竅，再來便是出於自願的了。

或者可用較輕鬆的方式指出這個事實。我的同事在跟我聊天當中，不斷地抱怨、咒罵午餐袋中千篇一律的內容。

「那麼是誰做的午餐呢？」我問。

「我自己啊！」他說。

在這碼子事上，我們還有一些老好人相隨作伴。

聖保羅嘆息地说道：「我無法理解自己的作爲。我無法實現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且我發現自己所做的，正是自己最討厭的事。」

希臘悲劇作家尤里披蒂亦讓他筆下的主角——米狄亞，在謀殺她自己的孩子之前，親口道出：「我知道我即將做出邪惡之事。只是，我的愚妄強過我的決心。」心理醫生們靠著這種進退維谷的困境而大發利市，神學家們對此也爭相發表議論。然而，事情不但沒有解決，而且不能夠解決。生活在這種窘境的人，看見別人也習慣性地躺在各式各樣燃燒著的床上時，反而會大鬆一口氣。最好是我們能將自己的這些床看成是我們擺脫不掉的一部分，就這樣認命地活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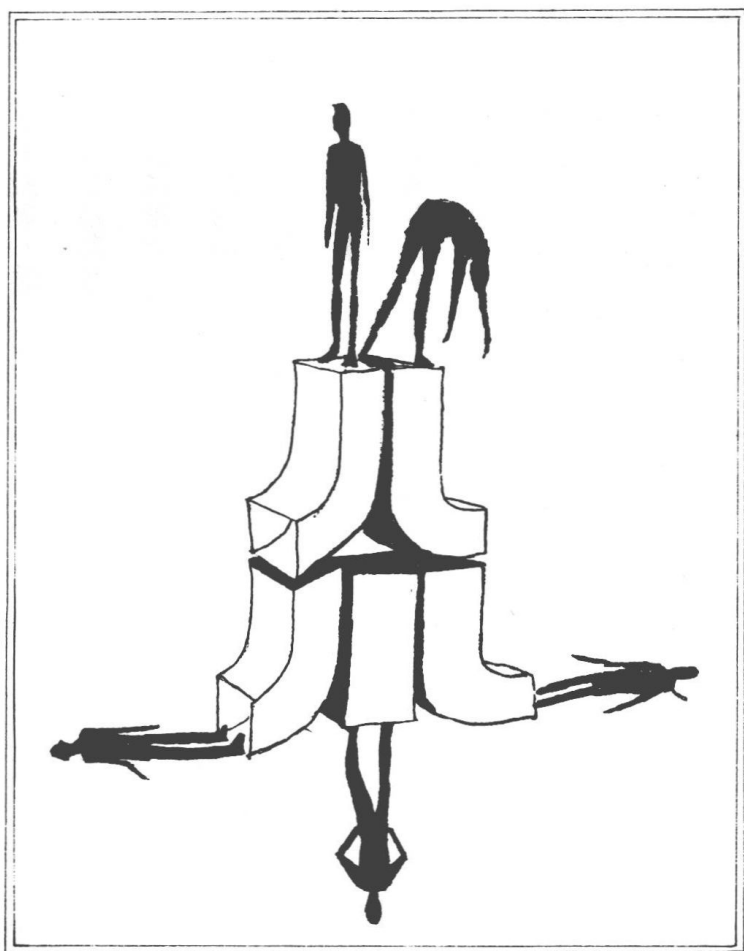
對了！還有另外一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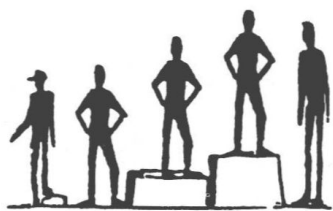
談談那位故事裡受困在冒煙床上的老兄吧！即使我們眼見人們大部分的作為，卻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。如果我們自己的行為都是一團謎，別人更不用提了。他為什麼要躺在一張燃燒著的床上呢？他喝醉了嗎？生病呢？有自殺意圖？失明？寒冷？太笨了？只想表現一種奇怪的幽默感？或其他？我不知道。沒有夠多的訊息，很難下判斷。啊，不。我們當然要繼續下去，無論如何得下個判斷。然而，假如我們多予保留，不妄下判斷，也許我們會更喜歡自己。

聖經上記載，上帝警告祂的第一對兒女——亞當和夏娃。祂的意思很明白：不要吃那樹上的果實，它會導致麻煩。你知道接下來的故事……

而這本書所要講述的即是那個故事的另一部份。

平凡事物中的 不凡思想





我

結過上千次的婚。身為牧師，我在許許多年的婚禮中證過婚。每一次我都相當投入，以至於感覺上，像是我自己在結婚一樣。但是，我還總是盼望再結一次婚，因為大部分的婚禮都是一齣齣絕佳的喜劇。

喜劇並非他們當初想望的。但是既然婚禮是個隆重的場合，參與人又都是倍受壓力的生手，難怪每件事從來不曾順利進行過。婚禮好似一塊磁鐵，把災禍和每個家庭裡通常不為人知的脫線傾向都給吸了出來。

在很多情況下，婚禮都使參與者心中感到七上八下。

我將要告訴你婚禮故事中的菁華部份——那是一場災難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它有一個快樂的結局，雖然在聆聽故事的當兒，你會和我一樣，充滿懷疑。

這場戲的主要人物是新娘的母親。不是新娘和新郎，也不是牧師，是母親。大體而言，她是一位有禮貌、通人情、聰明且頭腦清楚的母親，只是女兒宣佈訂婚的消息頗讓她感到心亂如麻。我並不是說她不快樂。相反的，她簡直高興極了，她也想成功地讓其他人和她一樣高興。

沒有人知道，這位母親所準備的婚禮腳本，就連大製片家狄密爾先生也會舉雙手讚同。一場為公主所舉辦的皇家婚禮。既然花的是她的錢，旁人也很難說不。新娘的父親開始禱告，希望新人們乾脆私奔了事，他的禱告當然不被應允。

她整整工作了七個月，鉅細靡遺，排除任何偶發事件或人為錯誤的可能性。每件可記錄下來的事都記下來了——茶會、訂婚賀禮贈送會、餐會。我只見過新郎、新娘三次，新娘的母親卻每個禮拜都來電話，出現在我辦公室的次數就跟那位清潔婦一樣頻繁。（買辦食物者打電話問我，這到底真是一場婚禮，還是一場侵略。『侵略』，我告訴她）

十八人的銅管樂隊被請來助陣。（教堂裡的風琴不能用——太拘泥於教會形式了）爲了迎合新娘對新居裝璜的願望，傢俱的採購最東至紐約市，最南至亞特蘭大。不只伴娘的服裝是定做的，就連新郎及伴郎的燕尾服也是購買的，不是租的。請注意！是買的。如果這還不夠，那麼讓我再告訴你，訂婚戒指被退回給珠寶商，要求他換上一顆更大的寶石，這筆錢就由新娘的母親一聲不響地墊付了。我的確認

爲這位女士彼時真是心亂如麻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在大日子前一晚的預演和餐會的情形，就像滑鐵盧之戰前一晚，在拿破崙的軍營裡所發生的一樣。沒有一件事情不在掌握之中，次日的勝利勢在必得。沒有人能忘得了這場婚禮。（就像沒有人能忘記滑鐵盧之戰的結果一般）

足以摧毀一切的大軍正壓境而來，最後的一刻終於來臨了。盛裝的賓客擠滿了教堂，到處燭光閃閃，把白日的光輝帶到夜晚。從唱詩班的廂樓中，傳來陣陣優美的樂曲。偉大的新娘的母親輕盈地穿過走道，態度從容高雅，宛如首次獻唱的歌劇女主角一般。從沒有一位新娘的母親能像她一樣，這麼心滿意足地就了座。她成功了。她容光煥發，展顏微笑，並輕輕地讚嘆。

樂聲漸低，九位——算算看，九位伴娘，身穿薄紗摺綴禮服，一個挨著一個地行進在長長的走道上；那時，新郎和他的伴郎們也挺著僵直的身軀各就各位。

最後，噢，最後，樂隊終於奏起了結婚進行曲，樂聲響徹雲霄。新娘出場了。在前引導的，是四位花團錦簇的迷你小公主，還有兩位矮小的男僮——各自捧著一

枚戒指。這時，賓客們全站了起來，躬逢盛會。

啊，新娘。瞧她那身打扮，如果沒花上她幾天的時間，至少也是好幾個小時的工夫吧！在她體內的腎上腺素早已蕩然無存了。當伴娘們的隊伍還在沒完沒了地繼續前進時，新娘與她的父親獨自留在教堂的接待廳裡。她沿著桌旁走去，桌上盡擺著琳琅滿目的美食。她先是心不在焉地嚐了幾塊紅紅綠綠的小薄荷糖。接著，從盛著各式核果的銀盤中，抓了一些胡桃吃。再來，她又吃了一二顆起士球，一些黑橄欖，一把上了糖衣的杏仁果，一些上頭插著雕飾牙籤的香腸，幾尾裹著薰肉的蝦子，還有一塊塗滿鵝肝醬的小麵餅。爲了把這些食物全數吞下肚，她還喝下了一杯粉紅色的香檳。她的父親斟了香檳給她，要她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。

當新娘出現在門廊時，你注意到的不是她的打扮，而是她的臉色——慘白。沿著走道而下的是一顆已拔掉栓子，蓄勢待發的手榴彈。

新娘嘔吐了。

就在她走過母親的身旁時。

我所謂的「嘔吐」，並非淑女式的輕嘔在手帕上。她大吐特吐。我實在無法以較好的詞彙來掩飾。在聖壇前，她宣瀉而出——殃及了兩位伴娘、新郎、一位捧著戒指的男僮，還有我。

我對於事情的細節相當確定。錄影帶上都有。這是三架攝影機的代價，新娘的母親實在設想得太週到了。

吐出了開胃小菜、香檳，和她最後的尊嚴後，新娘無力地靠在父親的手臂中，新郎跌坐在他原來站著的地板上，驚惶失措。還有，那位新娘的母親，在這陣混亂當中暈了過去，一動也不動地癱在地上。

我們活像是舉行了一場火災演習。教堂裡上演的一幕，只有馬克斯金兄弟的滑稽秀能比它更精采。伴郎們被搞得團團轉，迷你公主般的小花僮放聲尖叫，伴娘們低聲啜泣，胃不好的人急忙往出口處疏散。只有樂隊不知情地繼續演奏下去，沒有

間斷過。新娘站在那裡呆若木雞。剛被嘔出的穢物的味道，混合著蠟燭燒融的味道，瀰漫在整個教堂中。讓人想起拿破崙和滑鐵盧。

只見兩個人依舊面露微笑。一位是新郎的母親，另一位則是新娘的父親。

我們怎麼辦呢？我們只能回到現實來。客人暫且被邀請到接待廳裡等候，然而他們吃喝下的東西卻沒有平時那麼多。新娘受到了安慰，經過一番梳洗後，換穿了伴娘的衣服。驚魂甫定的新郎不斷地擁著她，親吻她。（當他說：「我們同甘共苦」時，他是真心的。而她也會因此永遠愛著他。）接著，我們重振旗鼓，繼續未完的婚禮。在橫笛安祥的獨奏曲中，行完了結婚大典。就像在一般的婚禮中一樣，當新郎挽著新娘徐徐步出禮堂時，大家都高聲歡呼；而從來沒有一位新郎像他一樣，這麼溫柔地親吻著新娘。

如果有人冀求一場值得紀念的婚禮，那麼他們的婚禮是再成功不過了。沒有人參加之後，能夠忘得了它的。